

聖徒之聲

第20卷 第七期
1978年 七月份



目 錄

第二十卷 第七期

一九七八年 七月份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譚以東 羅慕義墨林

十二使徒議會

彭慕泰福	彼得生馬可
司道達	黎嘉蘭
洪德豪惠	興格萊戈登
孟蓀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麥康基布司
貝利多馬	海大偉

顧問委員會

傅士德雅各 鄧保羅 培勒羅素

教會雜誌總編輯

傅士德雅各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 辯：希勒賴理
助 理 編 辯：拉森迪恩
設 計：紀齡羅傑

業務經理

司考特維爾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翻譯監督：劉春華
編輯兼設計：溫亮
攝影：李少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印 行——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三樓

故事與特輯

喜樂的安息日.....	甘賓塞
問與答.....	7
活動.....	13
聖餐與立約.....	15
今日的奇蹟.....	彭利傑32
禁食——快樂的恩賜.....	孔波頓雪莉37
教會的生命血液.....	甘賓塞40
羅德生的歸信.....	艾雲戈登42
沒有什麼分別.....	貝麗芭芭拉48
總會消息.....	18
香港支聯會通訊.....	19
台灣台北支聯會通訊.....	29

兒童欄

奇蹟.....	志昂遜雪莉21
世界兒童的見証.....	25
我能說什麼？我能做什麼？.....	26



◀ 訂閱價目 ▶

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五元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五十元
二年廿四期新台幣九十元
三年卅六期新台幣一百三十元
外國訂戶

連平郵費全年十二期
新台幣一百卅元

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一元
全年十二期港幣七元
二年廿四期港幣十三元
三年卅六期港幣十九元

海外地區：

連平郵費全年十二期美金五元



喜樂的安息日

某年秋天，我奉派去美國西部某鄉村地區出席支聯會大會。我

是在星期六晚到達，在該支聯會會長家中借宿一夜。翌晨，我們駕車去五、六哩外的聚會所時，途中經過好幾個農場。很顯然的，那些人都遵守安息日。

我們看見美麗的熟了的小麥，收割機就那樣像前一晚所留下的站在田中，也看見堆了一半的乾草堆，田間還有更多乾草等待搬運。有些麥穗已經收成，有些還在田中。整片大地似乎在休息，

進了村鎮，發現那兒也是一片和平寧靜的景色。沒有敲打聲、機器聲音或任何種工作聲音，所見到的是人們從山谷的各個方向朝教堂走去。

我對支聯會會長說，這是很不尋常的景象，是否因為家庭教師通知了各家，有人從鹽湖城來。「沒有，」他說，「我們很高興這兒的人都遵守安息日為聖。支聯會

中的每一家都有人出席每星期日的聚會。」記錄證明了他的話。

那是個美麗的日子——安詳寧靜，清風徐飄，和暖而愉快。山岡剛開始披上秋天的黃金色。田野村莊，美麗的住宅，一片安詳自足的景色。當日的各項聚會與訓話，也都是和平的，建設性的，滿意的。

相反的，在出席另一地區的另一支聯會大會時，每星期早上我都是被嘈聲吵醒。是一些穿着獵裝手持來福鎗的人，出發往山間谷中獵鹿。

另一安息日，我駕車經過農村地區，看見許多耕田機與割草機，還有些流着汗的人，正在收割搬運乾草。

還有一個安息日，我看見許多人在排長隊等待購票，看電影。有些人挽着野餐籃或攜帶運動配備，顯然是往山谷或野餐。

世界上大多數人都變成不守安息日。



星期日湖上滿佈小艇，沙灘上擠滿人羣，電影院常滿座，高爾夫球場上到處都有人。安息日變成牛郎鬥騎，開舞會或家人野餐的特別日子，甚至球賽也排在聖日。許多人的口號是「照常營業」，我們的聖日變成了放假的日子。由於許多人把這一天當作假期，其他許多人就得工作而供應這些渡假的人或做生意的人的需求。

許多人以為不守安息日並不要緊；但是對於天父，就是違背主要誠命之一。摩西從冒烟而震動的西乃山下來，把十誡帶給蕩遊的以色列子民，作為他們的行為法則。這些誠命並非新的，而是從亞當開始，他與他的後裔所遵奉的誠命。主只是再對摩西重述而已。這些誠命早在世界建立之前便已有了，是在那次天上會議中所制立的，是給世人的試驗，「看他們是否作主他們的神所吩咐他們的一切事情。」（亞伯拉罕3：25）

十誡中第一誡，是要世人崇拜主；第四誡是制定安息日為崇拜主的日子。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里寄居的旅客，無論何工都不可作。」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出埃及記20：3、8—11）

從西乃山雷鳴聲中帶下來的嚴肅誠命是：「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這條誠命從未取消或刪改，反而在近代更增強：

「但是記住，在這日子，即主的日子，你要向至高者獻上你的供奉和你的聖餐，向你的弟兄們以及在主的面前承認你的罪。」

在這一日你不要做別的事，只應當以單純的心來準備你的食物………好使你的歡樂豐滿。」（教約59:12—13）

在主日打獵或釣魚不守聖日，凡在這一天耕種或收割，也是不守主日，去山林野餐，或運動競賽，或看電影及其他娛樂，都是不記念安息日為聖。

奇怪的是，有些末世聖徒在各方面都忠信虔誠，却以為因娛樂目的，不去參加聚會是合理的，他們覺得星期日是最好的垂釣日，不去就太可惜；或者如果不在星期日啟程，假期就短了一天，或者他若不在安息日去看電影，就會錯過它。而且，他們在違背安息日時，常常是帶着全家人一同去。

救主說：「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誠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馬太5：19）

正當的娛樂——運動、野餐、戲劇、電影——並沒有甚麼不對，它們都有予生命活力的潛在力量。而教會作為一個組織當局，也積極提倡這些正當的活動。不過，一切值得做的事情，也都有適當的地點與時間——工作的時間，遊戲的時間，崇拜的時間。

有時候，世人批評遵守安息日是一種犧牲與自我禁制，事實並非如此。問題是在安排與選擇。在並界歷史中，尤以我們這個時代，有足够的時間，在一星期的其他六日中，工作及遊戲。可以儘量組織及鼓勵週日的活動，避免安息日。

某童軍委員會組織夏令營，日期排定從這個星期日到下一個星期日。因此，末世聖徒少年們在連續兩個星期日將錯過宗教聚會；他們對委員會作友善的提議，請求稍作改變。夏令營日期終於改為從星期五到下星期五，其間的星期日，也安排了宗教聚會給營中的少年們出席。

某福音進修班計劃於星期日在山中舉行聚會，他們覺得在該項計劃中，有一次見證聖會，便以為是可行的。他們舉行了聚會，共享了一小時久的靈性經驗；可是之後，那一天變成了野餐、玩遊戲、遠足爬山，毫未想到安息日。一小時的奉獻並不能供該日成為聖日的。

誠命的目的不在於剝奪或禁制人甚麼。神賜予祂的僕人們的每一條誠命，都是為凡接受而遵守它的人的好處的，世人嚴格遵守安息日，必能得到好處；違背上帝的律法，也必受罰。

這條誠命有其消極的方面，『安息日不可工作』；其積極方面是「你要在我的聖日到祈禱之屋去獻上你的聖餐……向至高者獻上你的虔敬……以歡樂的心和愉快的面容來做這些事。」（教約：59：9—10，15）

安息日不是要你閒坐家中或在花園中散步，而是為着崇拜神一致的出席聚會，學習福音，接受訓示，樂享家人一同出席聚會，在音樂與歌聲中振奮靈性。

安息日是做值得做的與做神聖事情的聖日。不工作不遊戲固然重要，但還不够。安息日必須有建設性的思想與行為，只是閒坐家中一事不做也是違背了安息日。遵守安息日，必須跪下祈禱，準備課程，研讀福音；沉思默念，探訪生病或頹喪的人，寫信給傳教士，睡個午覺，讀健康的書刊，出席他所應當參與的一切聚會。

我所認識的一個良善却錯誤的好人，聲稱他若星期日在家看書，比出席聚會更得益，因為聚會中的短講都够不上他的標準。可是我們出席主日聚會，不是享受快

樂、也不祇是接受指導，而是一同崇拜主，這是個人的責任，不論教壇上的短講如何，他若希望在靈性與真理中崇拜主，就必須出席聚會，領受聖餐，沉思默慮福音之美麗。如果你覺得聚會失敗，那是你自己的失敗；沒有人能替你崇拜，你必須自己崇拜主。

對於這一條誠命及其他誠命，讓我們跟從先和約書亞的話：「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的事奉他……今日就可

我們出席主曰聚會，不是享受快樂，也不只是接受指導，而是一同崇拜主。如果你覺得聚會失敗，那便是你自己的失敗，沒有人能替你崇拜，你必須自己崇拜主。

以選擇所要事奉的……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4—15）

這樣，我們就能夠希望有應許給以色列子民的祝福：「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聖所，我是耶和華。

「你們若遵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誠命，

「我就給你們降下時雨，叫地生出土產，田野的樹木結果子。

「你們打糧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時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種的時候。並且要吃得飽足，在你們的地上安然居住。」

「我要賜平安在你們的地上，你們躺臥，無人驚嚇。」

（利未記26：2—6）

許多工廠的機器，據說是星期日也不可以停止的，因此，這些工廠某些工人，星期日也得去作工。這可能屬實。但是，「需要是發明之母。」我常常想，還要多久才能發明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不必在星期日工作，只要那間工廠的每一個人決定遵守安息日為聖。

救主知道，牛跌入坑中，必須拉牠上來，這是必須的。不過，沒有人特意在每星期驅牛下坑，而不加防守而任牠跌入坑中。

是的，有些人必須在星期日工作。事實上，某些這類工作是必須的——例如看護病人——仍然可以服務而守聖日。無論如何，在這種工作上，我們的動機是最重的考慮。

人若是為增加收入而在安息日工作，就是違背誠命；若該項工作並非必須，在安息日賺的錢就是不潔的金錢。你們可否想像，某人違背主的誠命而在安息日工作，却把這樣勞力所得的錢，作為什一奉

獻或部份奉獻，奉獻給主嗎？要像舊約聖經時代，奉獻給主的應該是「沒有污點的」，不必要的安息日工作所得的金錢，永遠不是沒有污點的。

不守安息日的人，也是那些在安息日去娛樂場所或其他地方，因此鼓勵這些娛樂或商業機構在星期日也開放——否則他們是不必開放的，如果我們在主日買賣，交易或支持這類活動，就是像以色列民一般的叛逆。違背這項及其他誡命的後果，應該是對所有人的永遠的警告。

雖然古代的以色列法律，對不守安息日的人嚴加責罰，我們不可以為這項律法，在古代比今時更重要。

遵守安息日的重要性，在主給先知密約瑟的一項啟示中，再次強調：

「並且為使你更充份保持自己不為世俗玷污，你要在我的聖日到祈禱之屋去獻上你的聖餐。」（教約59：9）

注意這是「你要在」的命令。

「因為實在的，這是指定給你離開你的勞動去休息」並向至高者獻上你虔敬的日子；

「然而要在所有的日子和所有的時刻於正義中獻上你的贍願」。

「但是記住，在這日子，即主的日子，你要向至高者獻上你的供奉和你的聖

餐，向你的弟兄們以及在主的面前承認你的罪。

「在這一日你不要做別的事，只應當以單純的心來準備你的食物，好供你的禁食完美，或者，換言之，好供你的歡樂豐滿。」（教約59：10—13）

注意，主在強調安息日的重要性及適當的遵守時，祂要祂的人民「在所有的日子和所有的時刻是正義的。」

我在旅行中，發現忠信的人放棄安息日的利益與經營違禁的事。我看到牧牛郎不牧放牛羣；水果收成季節時一般日夜開設的水果攤却在安息日關閉；西藥雜貨店，餐室與路邊攤販，在主日停止營業。這些經營者，不因是星期日停業而短少利潤，也同時滿意自己遵守了律法。我每次看到人們放棄這類利潤時，滿心為他們高興，也因他們的忠信與堅實而祝福他們。

主藉着先知以賽亞說，「你若在安息日掉轉你的脚步，在我聖日不以操作為喜樂，稱安息日當可喜樂的，稱耶和華的聖日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這日，不辦自己的私事，不隨自己的私意，不說自己的私話。」

「你就以耶和華為樂，耶和華要使你乘駕地的高處，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你。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以賽亞書58：13—14）

問 與 答

僅答所問，非宣講教義



美國麻省劍橋末世聖徒學院校長吉利蘭答：

問：末世聖徒是否可做在星期日也需要上班的工作？

「我們這兒是做輪班工作的，每個人都有機會輪到星期日上班，」工頭說。他的末世聖徒雇員們雖然渴切希望遵守安息日，但也關心賺取可靠的收入。工作職位稀少，他能為着遵守安息日而放棄一份好工作嗎？他是否應該多加考慮呢？

有些人以為星期日必需工作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在星期日上班，另找一份工作好了。」不過，這個問題值得深加分析。

例如，有些特別的工作是星期日也必須上班。像提供緊急服務者，如醫院工作人員、救傷車司機、警察和救火員，是必須每一天都輪職當班的。如果公共汽車或出租車都在星期日休息，那些沒有其他交通工具的人怎樣去教堂呢？有些旅客因避免星期日旅行而須留宿汽車旅館時，那些在汽車旅館工作的人又怎樣呢？

有些工作是在星期日也必須做的，我們也不能說，這一類工作應該讓給非教友去作，各種高尚職業中，都應該有良好的末世聖徒服務，以便影響而祝福他們的同事或雇主。

那麼，安息日工作的問題，就變成個人的問題了。我們既知道某些星期日工作不僅是合理，也是必須的，那麼我們只要問自己，「是否在星期日工作是無可避免的呢？」

我們的決定也許影響許多人的生活，但這個決定完全在於個人。我們也不必獨自作決定，主已應許在重大決定上予我們靈感和指示。

如果你現在的工作已經是須要星期日上班的，你只要自問下列這些問題：

有沒有法子更換星期日的工作呢？我能夠改換工作程序嗎？

如果我不作星期日的工作，是否不公平地加重其他雇員的負擔呢？我們可否掉換星期日的班次呢？

我若辭工，我的家人會怎樣？是否能找到其他工作來供養家人，然而又可充份參與教會而遵守主的誠命呢？

是否有另一個分會，使我能夠工作而又能出席星期日的某些聚會呢？

是否肯定我不是以工作為藉口而偷懶不去教會呢？

跟你的配偶或家人討論這些問題；將你的解答呈主的面前，請求祂的忠告。

如果主接受了你虔誠的決定，繼續做或遷就一份需要在星期日上班的工作時，只要是神靈的指示，你就可遵循去做，而原諒那些不諒解却加以批評的人。

你若必須在星期日工作，那麼可以做些甚麼事來幫助你的靈性繼續增長呢？下列的建議，是末世聖徒們認為頗有益的：

1、以一項特別的崇拜儀式為主日的開始。你若已婚，就包括你的家人，有些人因為旅行或特殊的時間，他們在星期六晚上就開始了安息日。

2、旅途中，閱讀經文或教會的書籍刊物。麥基洗德聖職個人研讀指南，對於一些錯過聖職聚會的弟兄們，是很有益的個人讀物。

3、如果你的工作是經常駕車，或者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勞力工作，而無法閱讀時，就收聽錄音帶，也是很好的。大多數聚會所圖書室中，都可借到總會大會或經文的錄音帶。

4、穿上安息日的服裝，尤其是可以



參加近處的主日聚會時，不要怕麻煩，在工作時要換過衣服。

5、盡量尋找可予特別服務的機會，待人格外的好。避免「但願我今天不必來此」的態度，不要因為工作去了那兒而覺難過。只要心存虔誠，讓主領導你祝福你周圍的那些人。

6、做個傳教士。你不是唯一的記得星期日的人。有時候，人們在星期日比較其他日子更易接受宗教討論。提出你的見證。

7、盡你可能參加教會的聚會或部份聚會，有時候，你甚至是穿着工作服裝，靜靜的在聚會中途溜進去，為的是要在那兒——如果因為沒時間換衣服而勉強去換衣服，因此錯過了聚會，那就更可惜。

8、某實習醫生，每逢星期日要值班時，就請太太帶着兒女來醫院同進午餐，然後利用幾分鐘時間，在一角共讀經文及討論福音，孩子們溫習他們的主日學課程，其他非教友同事，見到他們的榜樣，也邀他們的家人於星期日來醫院共進午餐。一個無聲的榜樣，使許多人的生活起了變化。

9、某弟兄從來錯過星期日與家人一同禱告，有時候，孩子們要擠在電話聽筒邊聽到祈禱。

10、在一星期的其他日子中，多用些時間祈禱及沉思默想。

11、在工餘或閒暇時，讀經文或者思考。邀別人與你一同讀經文。

那些非在星期日工作的人，都說他們確實錯過了聚會。有些一向抱怨出席太多聚會的人，現在都說他們渴望與其他聖徒一同崇拜。「即使只跟聖徒們坐在一起唱聖詩，就是一項特別的榮幸，」其中一個說。「現在，去參加教會所有的聚會，對於我是特別有意義。甚至工作十二小時之後，我也盡量去附近找，希望能出席末世聖徒的聚會。」有些人在其他的日子里，與家人舉行特別的崇拜儀式。

這些忠實的聖徒們，縱然星期日須工作，也盡量每週爭取安息日經驗的事實，令我意識到我雖不用在星期日工作，但我沒有如我所應該的使這一日成為非常特別而具靈性。他們的精神促使我更要努力去做。

我以為，我們這些不用在星期日工作的人，應該幫助那些必須在星期日工作的人有一個好的安息日。訪問教師或朋友們，何不在聖職或聖餐聚會時，將短講摘錄下來，然後與他們分享呢？

盡可能避免星期日必須工作的職業，教友若必須在星期日工作時，仍然應盡量遵守安息日。主是以我們內心的意願而判斷我們的。我們忠誠的尋求祂的忠告時，祂必指引我們，幫助我們克服人生的困難，只要我們是過着正義的生活。安息日，如同神的其他恩賜，是為人而設立的；不論我們的處境怎樣，只要我們尋求祂的幫助，主必引導我們進入領受安息日的祝福的道路。



馬修羅勃

楊百翰大學古代經典系主任馬

修羅勃答。

問：聖經中的安息日似乎是在第七日，為何我們遵守星期日為安息日呢？

安息日有幾個目的，經文中特別指示這一天是聖日，不僅是安息，也是崇拜之用。英文安息日這個字，源自希伯來文，意思是「中止」或「停止」，就是有休息的意思在內。

可是，休息並非意指懶散；却是有變更的意思。明白的說，「遵守安息日為聖

」意即中止平常日子的俗務工作，而用這一天來崇拜神或為人類同胞服務。比較其他日子的世俗工作，這一日是做靈性工作而振奮我們的靈性。

法利賽人批評耶穌的門徒在安息日摘取麥穗時，耶穌對他們解釋，「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所以，安息日是設立給人休息的日子；人也應尊榮神，不是人不可以吃。」

「因為人子設立了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之主。」（靈感版馬可2：25—27）

這不僅反映安息日的實際觀點，也闡明它的多項性質：（1）安息日是為人的好處；（2）是安息的日子；（3）是崇拜的日子；（4）耶穌是設立安息日者，所以祂是任何時代的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是哪一天呢？安息日有其永恒的意義。舊約聖經中說，應遵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見出埃及記31：13—17），並非指永遠應該是同一日，而只指安息日是一項永恒的約——具永恒性的意義——每一個時代的人都需要安息作為經常的靈性重溫，該段經文已清楚闡明這一點，舊約聖經指明聖日是一星期的第七日，新約時代稱安息日為主日（啟示錄1：10），乃七日的第一日（使徒20：7），係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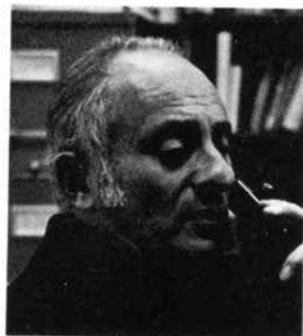
耶穌基督從墓中復活。在現今這個時期，於1831年8月7日星期日賜給先知斯密約瑟的啟示中，主稱此崇拜日為「我的聖日（教約59：9—10）。

傳統上，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以星期日為崇拜日，乃根據教義和聖約第五十九章中的方式。不過，如今在中東，教會的某一些分會不是在星期天守安息日，是因為欲與當地國家的習俗一致。這是必然的，教會的聚會必須在人們可出席的日子裏舉行。

既然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而並非人為安息日設立的。（閱可2：23—28）；其目的不僅是給人休息，也是大眾崇拜與靈性指示的日子；那麼，重要的是必須在人們能夠參與的日子裏遵守安息日。重要的事實不在守哪一天，而在為甚麼是及如何使當地聖徒在每週的同一日遵守安息日。

教會如何遵守安息日這件事，能够有效率的解決。事實上，自從先知斯密約瑟以來直到甘賓塞會長，先後繼任的十二位總會長，都認為守星期日是恰當的日子，如此立下了榜樣。教會的一切項目，都是在神聖聖職的指示下，並有總會長——先知，先見，啟示者，主地上的代表人——

的批准，這一點才是重要的，只有極少數的例外，不在規定的日子，即如前面所述，在必要時，適當的聖職權威是能够作決定的。



藍道伊諾

主日學總會兒童委員會主席藍道伊諾答：

問：小孩子在達到負責年齡以前領受聖餐有甚麼好處呢？

雖然八歲以下的小孩子「不能犯罪，因為沒有給予撒但權力去誘惑小孩們，直到小孩們在我面前開始變成能負責的時候。」（教約29：47）但教會一貫實施，

是給小孩子們領受聖餐。

對於配稱的人，領受聖餐可提醒他們（1）記得救主為世人的罪犧牲在十字架上的身體與所流出的血；（2）承受基督的名，永遠記念祂；（3）「依照神口所發出的每一句話而生活。」（教約84：44）讓小孩子們領受聖餐，並不是說他們如成人一般有悔改之需；而是守聖餐可有助於教導他們愛主及遵守主的誠命。

從觀察中，我們知道像態度、習慣、個性等，是應該從小培養逐漸成長的。一般上給人深刻印象的，是小孩子在家庭或教會聚會中，對於促使靈性進步的努力，常雖有限但却有效的靈性反應。我們也常常看到，他們對靈性事情的反應，常常超出他們智力的了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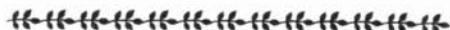
換句話說，在小孩子「開始變成能負責」他們的道德選擇之前，我們已可看出他們的靈性反應與成長。他們在德行上的無知，並不指靈性方面的無能。小孩子在覆述祈禱或聆聽別人祈禱中，能够感覺到神。他被吩咐低頭和閉上雙眼時——尤其是祈禱之前我要他這麼作時，這一刻，他必想到耶穌。

最重要的一點是，最無意中的宗教教

訓，可得到最當心的注意與仿效。聖餐是我們可以如此行的一項最重要工具。小孩子注意力幅度雖短暫，但可培養出領受聖餐是一件特別的事的感覺，耶穌是一位特別人物，所領受的麵包與水是與祂有關係的。變成能夠負責是一種逐漸的而不是一剎那間的改變。與主立約及藉着祂而得祝福等成熟思想，是應該早在八歲之前便開始貫輸的。

小孩子們在兒童主日學及聖餐聚會中，眼見他們的家人與較大一點的孩子們領受聖餐；這種從小眼見每週履行的事，能幫助他們跟隨別人所行的榜樣。

在上述情形下，領受聖餐不僅可開始以後一生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成為培養靈性生長的有力的基礎。所以，對於小孩子們在情感未成熟與對救恩教義不甚了解之前領受聖餐，不可視之為無聊之舉。靈可以跟聖靈說話，態度可以發動態度。雖然小孩子在領受聖餐時，不會像成人們這樣作時受益，但藉着這項教儀，他們的一些重要需求也許因此獲得。



活 動

開始於並非停止於星期日聚會

卡德奧遜



直到一個好朋友去世時，他才終於了解，成為一名活動的教友是多麼重要。「我本來打算去醫院探問國強，」他說，「但星期二晚上要去家庭教導，星期三晚上有一個委員會聚會。星期四是我的個人聖職面談，之後，我太太立即帶她那蜂巢班去溜冰場。星期五晚上，我在寫聖餐聚會的講稿。」

然後，星期六上午，國強的兒子打電

話來。「我知道您跟家父很接近，」電話那邊說，「我想您也許要想知道。」

「要想知道？」事後他說。「我要比知道更多。我要時光倒流，日子逆行，抽出一點時間去醫院，談談昔日舊事，讓我的朋友知道我愛他，給他最後痛苦時間中一點兒安慰，在他寂寞瀕留時陪伴他一會兒。可是，我一直在教會中忙！」

那番經歷給了他一個教訓：「很可能

你在教會中活動，却忘記了在福音中活動。」

也許另一個較好的想法是：我們參加的聚會是爲着準備我們，出席聚會只應該是我們的教會活動中的一小部份，我們在聚會中學習如何活動。

福音活動應該在家庭中，朋友之間，工作時，社會上，陌生人之間，獨自祈禱時，跟在聚會中一般重要！

教會提供許多活動的機會：家庭教導教師與婦女會探訪教師有爲人服務的絕佳機會；教師們可以振奮、感應、喚醒學生們的信心；定額組領袖可以組織弟兄們推行好工作。

可是，如果我們僅止於此，對於自己的良好出席記錄心滿意足，以爲自己是相當活動的；那麼，我們就像那個把銀子埋在地下的僕人。教會提供我們許多機會；但是，我們自己還要負責發揚光大這些機會，令自己藉此得進步。

如果我們的一切好行爲僅止於教堂的圍牆之內，那樣，我們的光能照耀在別人的面前嗎？

如果我們像利未人及祭司們，對於教會事務心滿意足，而坐失在陌生人中行善的機會，我們愛人如己嗎？

安息日是主賜給我們重新建樹、振奮、加強我們的靈性的日子，要讓身體休息，以便在下一週中，能够出去過着完整的福音生活。

「我若有說預言的恩賜，也明白各樣的奧秘，有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林前13：2）

譯解的意思就是：我雖忠實的出席一切聚會，做到了蒙召的所有工作，每月第一週必作家庭教導，在這一切事上我都是一个積極活動的教友；然而，我沒有抽出時間去愛別人，去爲人服務時，我就不算是一個聖徒，因爲我沒有全心、全力、全意去愛主，我沒有做到愛人如己。

讓安息日成爲一個清靜的日子。（我們在上週中，怎樣的侍奉了主與祂的子女呢？）

讓安息日成爲一個出席聚會、與別人分享我們的靈性，與了解如何侍奉主的日子。

然後，讓我們利用一週的其他六日，做基督所曾做過的事：盡力將快樂帶給別人。主說，「因爲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太25：35—36）

我們四周都有在靈性與體智上有所需要的人。我們要成爲教會中的活躍份子，就必須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供應這些人的需要。因爲我們獻給人的禮物，也是獻上給我們的救主的。

聖餐與立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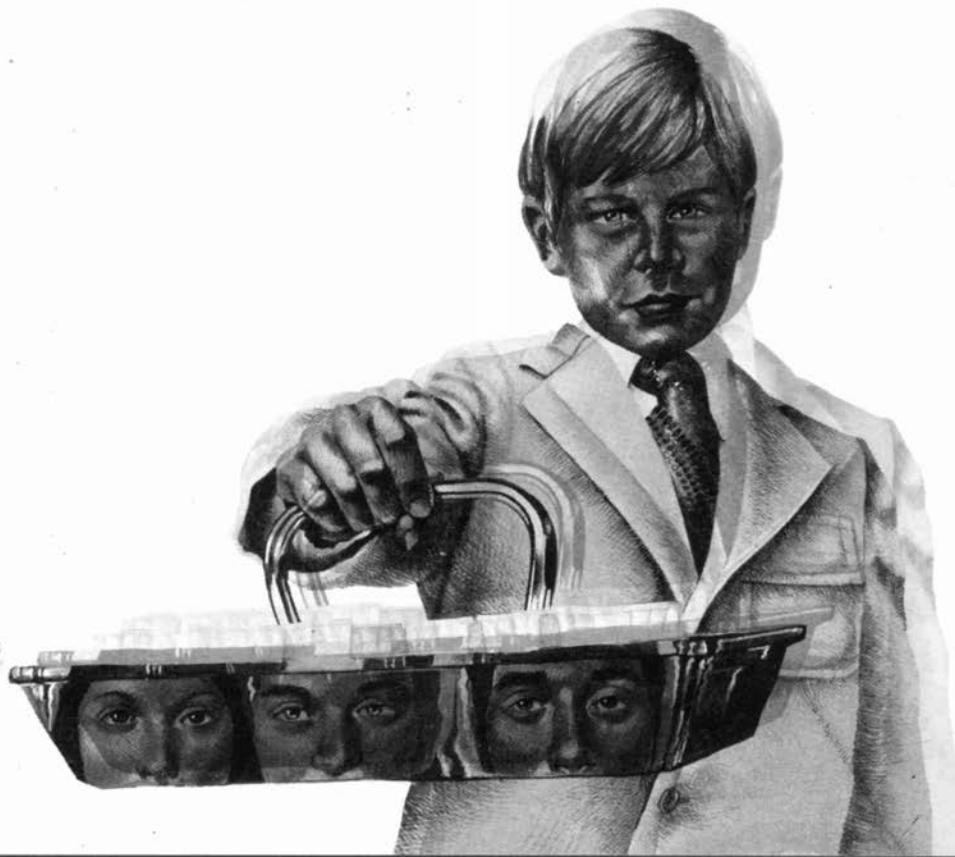
(取材自杜漢柯爾的一篇文章)

我 覺得，當我們領受象徵基督贖罪的象徵物聖餐時，不僅僅只是安靜地坐着沉思基督而已。聖餐是悔改過程中之重要部份。「你要在正義中獻祭給主你的神，即破碎的心和痛悔的靈。… …你要在我的聖日到祈禱之屋去獻上你的

聖餐。」(教約59：8、9)

如果我們以積極的態度接待聖餐，向主獻上個人的特別的獻祭——謙卑的承諾克服離間我們與救主的那個弱點時——聖餐將在我們的生活中有更大意義。

有關聖餐的一切，都是制定以增加我



們對贖罪的了解。從最初制定聖餐時以來，世人奉命領受聖餐以記念祂的贖罪。救主在樓上房間中吩咐十二門徒，這「爲的是紀念我。」（路22：19）每星期在分會或支會中祝福聖餐的祭司，祈禱說，「使他們得食之，以紀念您子的身體」及「使他們得飲之，以紀念您子爲他們所流的血；並向您，上帝、永恆的父，證明他們確常紀念祂。」（教約20：77、79）

我們怎樣能得真正紀念着祂呢？聖餐怎樣使我們更接近主呢？第一點，聖餐祈禱中，我們承受基督的名的觀念，幫助我們醒覺我們個人與救贖主之間的關係。我們加入基督的教會，成爲耶穌基督末世聖

徒教會的教友時，就已承受了祂的名。不過，承受基督的名還不僅止於此。我們因爲受洗時所立之約，已成爲「基督的孩子」，祂在屬靈方面生下了我們。（摩賽亞書5：7）唯有藉着祂的名，「能使救恩藉以來到」（摩賽亞書5：8）。我們過着配稱此名的生活時，就能培養出一種經常警覺及見證基督的贖罪的力量的能力。

當我們積極尊榮聖餐的諾言，遵守神的誠命時，就獲得靈性力量。我們一旦開始了解，以個人行爲與愈多的承諾來重溫我們的約言的重要性時，就必認識而學習到，領受聖餐的整個意義，不只是每星期天出席聖餐聚會而已。這是涉及我們生活各



方面的一件事。無怪乎在聖餐中重溫我們所立的約時，要求我們「奉獻整個的靈魂，作為對祂的獻祭。」（奧姆乃26節）這看起來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直到我們了解本身將此達於完全的過程，劃分為我們能夠應付的每週一個段落的階段。聖餐是一種方法，藉之使主能親手攜引我們，再次潔淨我們的靈，減輕我們的重擔，領導我們走在祂的道路上。

這樣子來看待聖餐時，聖餐就成為一個立約的過程，是一個記念而再承諾的過程。我們能怎樣做最好的記念與承諾呢？若以為這個問題，有容易而機械式的解答，那是錯誤的。不過，有些我們能够做到的簡單事情，却能十分增強聖餐在我們生活中的力量。簡單地說，我們來領受聖餐時，是要準備好來與主立約。在出席聖餐聚會之前，已經努力而能誠實地說「阿門」，即同意我們「是常常記念着祂的。」經常作有意義的祈禱，與研讀而沉思經文，能够極有助於我們記念救主。除非我們繼續不斷的努力，以神的事充實自己；否則，我們做不到也不能夠在靈性上「記念」耶穌基督。

更且，我們必須準備作某些特別的承諾。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每星期日清晨讀經半小時，接着的半小時中，虔誠的溫習

一下自己過去一週的承諾，然後求問主祂要我在這一週中做甚麼。主並不要我們一下子做到所有的事情，我們只要誠懇的聆聽，祂就會打開我們的心竅，使我們知道祂現在要我們做的是甚麼事情。當我們獲得主的指引——或者一時未得主的指引而自作決定時——就在領受聖餐時準備「獻上」某些特別的承諾，把這些承諾寫下來，幫助我們記得且強調它們的重要性。

當我們這樣慎重的立約時，並不保證走向完全的道路忽然因此變得容易了。灰心的時候是有的，因為我們愈肯定的對主承諾時，我們愈醒覺自己弱點唯恐不能謹守承諾，罪的重擔會更加重。不過，灰心失望不是適宜的反應；我們却要更覺得謙卑，更感激主的慈悲與贖罪。這樣，聖餐就成為再確信再保證。它成為主每週一次的保證，縱然我們一直失敗，祂仍然隨時準備與我們從頭開始。我們在生活中及我們的弱點上實行祂的贖罪時，記念救主就不只是在腦海中想念着祂而已。

我們愈接近基督，記念祂就變成更覺察到祂對我們的愛，使我們與祂之間有一種非常堅固的連繫。開始時的腦海中的記念，終於長成為一種變形的力量，使我們能够接受靈的激引，與救主完全和諧合而為一。

支聯會教友大會 將改為半週年大會

一九七九年開始，在每個支聯會裏每年將會祇舉行兩次教友大會，使教友減輕時間的負荷旅途跋涉及節省金錢。這項決定是由甘賓塞會長在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教會辦事大廈的地區代表研討會上宣佈的。

甘賓塞會長同時宣佈在其中的兩個大會，一個大會將由總會當局的人員出席領導，而另一個則由地區代表主持。

「這樣會使支聯會會長們及其他當地領袖能有更多的時間去為聖徒們工作，使之更加完全。」甘賓塞會長於四月一日，星期六，在鹽湖城召開一四八週年總會教友大會時對那些出席的地區代表發表以上的講話。

甘賓塞會長在地區代表研討會上說自一九七九年起某些地域大會將會在美國舉行。「近年來，我們最賦靈性的大會往往是舉行於美洲境外的地域大會。」

甘賓塞會長很有力地向那些地區代表說話，再重複肯定教會的任務及家庭的責任。「教會對教友們的責任是採用原則、計劃及聖職以使他們為超昇而作準備。」甘賓塞會長強調，「我們的成功，無論個人或整個教會，是有賴於我們每一位怎樣運用我們的信心來實踐福音在家庭中。」

「聖職定額組及輔助組織，甚至支會，和支聯會的存在，最主要是幫助教友活用福音在家庭中」甘會長鄭重地說。

人是比所有計劃更為重要，教會活動應當要支持而不應減損以福音為中心的家庭活動，以家庭為中心的福音生活之承諾將會成為一項明確的訊息使每一項聖職及輔助計劃，盡可能減少，以免妨礙教友對家庭的專注。

「作為本地教會領袖的，應當很小心去保留一些與家人溫存的時間。」甘會長繼續說，「我們對為人父母子女的說：『來

呀，回家吧！」家長應當減少去俱樂部，保齡球場，宴會及社交集會，而用多些時間與孩子們（子女）相處，年青的男女應當平衡他們在學校和其他的社交活動，並應支持參與家庭的活動和有適當的時間留在家裏。」

「所有的人應當一起努力使家庭成為

一個我們所愛的地方，是一個我們可以傾聽和學習的地方，是一個每一位成員都可以找到互愛，支持，欣賞和鼓勵的地方。」會長強調。

在該次地區代表研討會上，有廿一位新的代表被宣佈。

~~~~~

## 香港支聯會通訊

# 戲劇晚會花絮

香港支聯會單身成人計劃委員會於本年四月廿九日（星期六）晚，假座支聯會中心文化廳，舉辦戲劇晚會，各支分會反應異常熱烈，參加演出單位共有八個。當晚天氣十分惡劣，黃昏時下着滂沱大雨，雖然如此，但是並沒有難倒熱心參加聚會的弟兄姊妹，他們冒着雨去參與和欣賞當晚之秩序，赴會者人數達二百五十人，場面十分熱鬧。

參加演出之各支分會之弟兄姊妹們都有演戲天才，同時，事前又十分認真地去計劃他們的戲劇，譬如寫劇本、排演、配

音、燈光、佈景等方面都花了不少心思，所以各隊演出都達到水準。各演員深切瞭解劇情，是以演來維肖維妙，十分逼真精采，每逢有悲喜讚嘆之場面出現，均能引起觀眾共鳴，每次劇終都報以如雷掌聲。

由於各隊演出水準十分接近，擔任評判的在極度困難中才選出了第三及第六支會隊伍，分別榮獲本年度戲劇比賽劇情優異和演技優異獎，其餘隊伍則獲優勝獎。頒獎禮由何學源會長主持，隨着，由司儀楊鳳瓊姊妹宣佈戲劇晚會完滿結束，大家懷着興奮愉快的心情互道晚安回家去。



第三支會劇照



第五支會劇照



第八支會劇照



# 奇蹟

志昂遜雪莉

瑪娜翻轉身，從頭頂上面的松針縫中窺看浮着朵朵白雲的藍空。她深深呼吸山中的清新空氣，同時盡量捕捉美麗的景色、聲音與香味。

「瑪娜，」來呀，爸爸在叫，他正在從地上拔起帳幕的木柱。「來幫忙收拾東西。」

「為什麼每一次露營的時間都這麼短呢？」他女兒問。

「我也是這樣想啊，」爸爸



答，「不過，露營結束時，我却需要你的帮忙呀！」

「再等五分鐘，好嗎？」瑪娜懇求的說。「讓我也能夠整個冬天都記得這一次的旅行。」

爸爸停止收拾東西，瞧着瑪娜凝視的方向，提醒她的說，「等一會你還要幫媽媽洗碗碟哩。」

「爸爸，」瑪娜又再次要求的說。

「好罷，好罷，讓我也來跟你一塊兒欣賞吧。」

「當然好啦，」瑪娜移過去一點，讓爸爸也在絨氈上躺下來。

「妳瞧着上面的甚麼呢？」爸爸躺在旁邊，問。

「松樹的綠色針形樹葉，藍色的天空中朵朵白雲，鳥兒一邊唱歌，一邊跳舞，」瑪娜回答之後，深深吐一口氣。

「真是個奇蹟，」爸爸說。

「您是甚麼意思？」瑪娜瞧着爸爸問。

「啊，看看四周吧。這一切都是一个龐大計劃中的一部份，每一樣東西各有不同的作用，合起來就成為整個宇宙。」

瑪娜瞧着天空中的白雲，像一艘一艘船似的移動過去。她想了又想，最後才說，「對，我想這是某一種奇蹟，這個計劃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蹟。」

一下子有這麼多美麗的景物，聲音與思想，瑪娜覺得自己的腦袋簡直容不下，像要爆烈似的。

「你想，甚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奇蹟呢？」爸爸問。

「很容易，」瑪娜答，「是天空。瞧，天空一直變化不停，永遠都在變。今天是藍色，有時候却是灰色或白色。雨和雪也從天空落下來，晚上還有許多星星掛在天空。」

「那是天父的最偉大的奇蹟嗎？」爸爸問。

瑪娜想了一會兒，說「我不知道。」

「來吧，五分鐘已經過去了。我們收拾東西時，妳再繼續想。得到答案，我們再討論。」

「好！」瑪娜同意。就動手幫助爸爸收拾帳幕。

不久，他們回到家了。可是瑪娜沒有忘記爸爸的話，她每天上學去，在路上走時，總留心找尋奇蹟。每一件東西看來都像奇蹟，甚至汽車和飛機都是人造的奇蹟。但是她決不定哪一項是最重大的奇蹟。

某一天，她見到樹上的葉子開始變顏色。她非常興奮，等不及告訴爸爸，一直奔回家去。

「媽媽，媽媽，我知道最大的奇蹟是甚麼，」她邊叫邊跑進廚房。「爸爸在哪兒，我要看我猜對了沒有？」

「他在後面院子里，」媽媽回答。

瑪娜把書包丟在桌子上，「我已經找了三個星期，相信現在已經找到了。我要告訴爸爸。」

「別太興奮，」媽媽說，「否

則爸爸聽不到妳一個字！」

「我知道甚麼是最大的奇蹟了，」瑪娜等不及招呼爸爸，就逕直的嚷。「是季節，是不是？樹葉在秋天變顏色，冬天下雪，春天萬物又甦醒，是嗎？這就是最大的奇蹟。」

爸爸微笑，說，那是個奇蹟，

也許是比較大的奇蹟，但是我認為還不是最大的。」

「可是，有這麼多奇蹟呀！」瑪娜抗議的說。

爸爸攬抱她一下。「我很高興妳仍然在想着奇蹟。只要妳繼續找，妳就會找到正確的答案，」他保證似的說。



這麼一來，瑪娜比以前更有決心，她不禁好奇的猜想，甚麼是比天空與季節更大的奇蹟，於是，下一個星期六，她更努力的去找。

「別打擾我，白雪，」她對在她腳邊企圖引起她注意的貓兒說。「我在找奇蹟。」她見貓兒並不是在找她玩耍，却是要領她去甚麼地方。於是她跟牠走過院子，走到雜物房。「啊，白雪呀！」她，不禁嚷起來而且蹲下來看個明白。「你生了小貓！一定是昨晚生的吧！」

瑪娜高興而安靜的瞧着白雪舐那些小貓，並且讓牠們吮奶。

「五隻小貓兒，都跟妳一模一樣，」其中一個白絨團正在掙扎的張開眼睛。瑪娜輕輕的說。

這時，爸爸從屋裡走出來。「瞧，爸爸！」瑪娜輕悄悄的叫着。我知道，這一定是了！」

爸爸微笑的伸過頭來，一齊張望。

「誕生，」他說「是奇蹟的一部份。不過還有更重要的一部份」

「可是，甚麼比新的生命更奇妙呢？我記得媽媽生小弟弟。早一天還沒有一個小弟弟，第二天就有了他。這還不是奇妙的事嗎？」

「是的，確實是的，」爸爸說。「不過，另外那一部份更偉大，妳已經很接近了。」

「多近呢？」瑪娜問。

「很近了！」爸爸微笑的答。

瑪娜面孔上現出疑問式的皺眉頭，然後一下展開笑容。「我知道了！」她大聲說。「我們不僅只出生，也會永遠的活着……我們都將是這樣的。」

「對了！」爸爸同意的說，「妳現在可猜得到，另外一部份奇蹟是甚麼嗎？」

「我想我知道了，」瑪娜說。她的眼睛散發出亮晶晶的光芒，因為她找到了最偉大的奇蹟的另一部份。「我們是天父的靈性兒女，是不是？」

「對啦！」爸爸說。親密的擁抱着她。「就像妳和小弟弟是我們的兒女，我們從前是天父的在天上的兒女。妳從前跟天父住在一起，就像妳現在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我們大家將再次與天父同住。這就是最重大的奇蹟。」

瑪娜非常快樂而滿意。找到了最重大的奇蹟，固然很高興，但她覺得她似乎一直都知道的。

# 世界各地兒童的見證



我名叫戴維生，我住在英國薛利省米勤鎮。我四歲時，媽媽加入了入教會；所以，我八歲時，也受洗了。我們是在一所古老房屋裡舉行教會的聚會。我喜歡寫故事和彈鋼琴。我帶我的小朋友基諾去兒童會，他的爸爸媽媽不久會讓他受洗的。現在，我又帶另一個朋友去兒童會，希望她將來也可以加入教會！——戴維生——

我很感謝我能在這兒作見證，我覺得這間教會真正是耶穌基督的教會，很驕傲能成為這間教會的一名教友。——韓國漢城李強容

我們全家人去參加在漢彌頓舉行的地域大會，看到了先知，也跟海大衛長老夫婦談話。大會前幾天，天氣很壞；但是我知道，等到開大會時，天氣一定會好，因為天父要它好。——紐西蘭波黎圭市琴麗達

我感謝爸爸媽媽教我祈禱。因為我知道，祈禱就是和天父說話。  
——西薩摩亞，亞庇，歐庇艾薇——

我知道天父和耶穌基督是活着的，祂們創造這個地球給我們住，試驗我們。聖職是一項祝福和偉大的力量。我們應該聰明的使用它。

——西薩摩亞，亞庇，史力克——

暑假期間，我上山去探訪祖父。途中，我迷失了路。我很害怕，不過，我想起了在兒童會學習到的事情——祈禱。禱告完畢，我張開眼睛，找到了路。——日本富山分會宣行籐原（Toyama Branch, Noriyuki Fujiwara）



# 我能說什麼？



指示：小心撕下這一页，貼在較厚的紙或輕咁紙上。剪下有顏色的各個角邊形，在虛線地方畱摺，把邊與邊黏合起來。然後再把兩個六邊形合起來黏好，成爲一個十二邊形的球形。玩這個遊戲時，大家圍圈而坐。將球擲給別人。當球被接住時，這個人必須回答最上面的那個問題。

# 我能做什麼



。這個問題附有正確回答時所得分數。答對時，將該分數加在這個人的計分上。然後，將球擲給另一個人回答問題。任何問題不可有重複或同樣的回答。如果是「我能說甚麼」或「我不能作甚麼」在上面時，他可以選答任何一個問題。

遊戲可以無限止的一直玩下去。停止時，得分數最多的人得勝。

## 世界各地兒童的見証

她走進溫暖的水中，不在乎旁邊看着的人。她只知道美好的事情就要發生。她攀着長的手，踏入水中，白色裙子向四圍散開。她覺得她好像在一個水泡裡，急速升上水面……光明中……冒出來了，她自由了。她換過衣服，梳好頭髮，看看鏡子中已經受洗的她！她就是我。——加拿大，亞伯達省卡喀利市，梅德琦

兒童會中，教師要我們每個人帶一個小朋友去參加兒童月。我問過媽媽，決定邀請隣家的孩子去。馬克參加兒童會之後，比以前快樂了。他媽媽說他可以每星期去。我們全家都很快樂，天父幫助我們找了願意和我同去兒童會的朋友。——瑞士，貝色市，歐曼傑萬。

我告訴學校、老師和同學，我們教會的教導。因為我在主日學和兒童會中學習了，所以我能夠告訴他們。——瑞士，盧克斯

有一天，兩個長老敲門，問是否可讓他們對我們全家人講福音。他們帶來的信息非常感動人。不久後，我們一家都受洗了。當我走進洗禮的水中時，我覺得教會比我想像的更為神聖。當我走進教堂，聽到柔和的音樂聲，覺得很高興。尤其是唱詩班唱歌的時候。時間過得很快，我加入教會以來，已經三年了。我要繼續學習，以便能夠懂得更多福音知識。我知道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是真實的。我們應該遵守神的誠命，過潔淨的生活，才是尊敬救主。——林薇薇

有一天，鋼琴教師瞧見我跟兩個摩門傳教士說話。上完琴課後，她說我喝一杯檸檬汁，又問我怎麼認識那兩個長老的。我告訴她，我是一個摩門。她說，那兩個長老剛才敲過她家的門，但是她沒有讓他們進屋裡。她問我，我們是否相信耶穌。我告訴她，我們信耶穌基督，並且背誦給她聽我們的教會信條，我也告訴她，斯密約琴在聖林中祈禱，後來怎樣成為教會的第一位先知，她覺得很有興趣，問了我許多問題。之後，幾乎每一次教完琴，我們都談教會。當我告訴她智慧語時，她說她認為這是一項很好的規律，可以保持我們健康。我覺得很快樂，能介紹福音給我的鋼琴教師。她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希望有一天她也能成為一個教友。

——保加利亞，貝必利

# 單身成人 趣味競賽側記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五時三十分，一輛計程車停在金華街教堂大門口，從上面搬下來十個手球、十個麻袋、一大捲海報紙、三十個小凳子、零零碎碎好不容易搬到康樂廳，恰好有幾位弟兄球興正濃，不得已只好打斷他們：「幫忙把椅子排列四周圍好嗎？」「今晚什麼活動？」「難道你不曉得嗎！是單身成人趣味競賽呀！」此時又溜進來一人，「幫忙剪紙筒如何？」「沒問題！」團結就是力量。夕陽由窗口射入向晚最後的餘輝，教堂裏加多的脚步聲引起一連串的問安、談笑，時針走向七點，今夜的序幕適時拉開了。

大廳裏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台上放滿各種大小道具，手球、凳子、針線……



裁判李良安弟兄講解計分辦法及規則



經文追捕主持人郭麗貞姐妹介紹  
節目內容

再瞧瞧那張挺帥的「節目單」，今晚不會寂寞了。陳順生弟兄帶領大家做完開會祈禱，由永和李姐妹展開了第一炮——「木偶取物」，木偶戲好看，「活木偶」可不好當哪！各位「木偶」由人拉著以機械人的動作檢球交給隊員，隊員再以雙腳跳向前投入終點的水桶，如此一來，青蛙式、兔子式、騰雲式……只要速達目的，不計任何手段，剎時，會場情緒高漲、啦啦隊更各展歌喉，圍觀者較之比賽者更賣力叫喊，真是蔚為奇觀！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接下來的「椅子運人」、「障礙傳

物」更是青出於藍，只聽得「加油！加油！」「快！快！再一步就到了。」「左脚踩！右脚！換左脚！右脚！」「哇！到了！我們第一。」只是千萬別B一那麼一聲「犯規！重來！」其實「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最後的優勝才是冠軍呀！

節目轉由三支會姐妹負責的「麻布競走」，想過嗎？大丈夫今日竟栽在此區區米袋之上，好！使出平生吃「米」之力看你如何！然而據私下報導，康樂廳昨晚剛打蠟，無耐衆將兵來勢凶凶，奮不可擋，個個追、跑、跳、碰不落人後，「之」熱



遊戲之一：麻袋競走

鬧的，明早主日學也不必費神擦地板了。下一節目正待開戰，一支大嗓門李良安弟兄一吼：「點心時間」可有比這更「趣味」的「趣味遊戲」呢？

補充之後，士氣大增，此時來個別有洞天的「大洞望小洞」再好不過了。此小小世界之妙！妙！妙！非為外人道也。緊接著「頂皮球」也別出奇招，非但頭上功

夫要到家，最後一人尚需狼吞完一根香蕉，方是贏家。各位，不難想像個中真味吧，够累了！最後來個文靜的「經文追捕」，所謂好的後上，平日的「香火錢」可是省不得的，一時只見翻經文的翻經文，拚字的拚字，勝況不減大專聯考，兩位神學研究所教授——尹會長與梁世威，雖然滿腹經綸又愛學生心切，也只好默默的祝福了。

這邊未完，那兒「踩汽球」又擂起戰鼓，三個圓圈之中各人盡展脚下功力，直有欲罷不能之勢，真是「停不得也，裁判。」時針已邁向九時半，會場四周坐滿「累盡」的弟兄姐妹，比賽已見分曉，冠軍為新店，真是一匹黑馬，亞軍是三重，季軍是二支，至于精神獎就非人多馬衆，聲勢浩大的二支莫屬了，我們特別請劉春華諮詢頒獎，一時掌聲四起，吹聲雷動。

尾聲由楊宗義弟兄帶領閉會禱告，工作人員開始善後，燈逐漸暗了，讓我們共同來期待另一次更精彩的活動吧！成功不正是一次次完美的更新嗎！



遊戲之一：二人頂球競走



遊戲之一：木偶取物



遊戲之一：麻袋競走



遊戲之一：兩人三椅

在這個福音時期，我們沒見過紅海分開，也沒見過五魚二餅餵飽五千人；但是，我們有因為伍惠福在英國傳道，幾千一人齊響應加入教會。我們也有在紐約樹林中父與子的訪臨。

神僅根據需要及配合時間而予以極大奇蹟的祝福。

可是，聖靈悄悄而微妙的作用予個人或幾個人的影響，在每一個時期都是很普通的。每個時代的聖徒，都蒙福有特別的靈性經驗——這些確實是奇蹟——如治病、說預言、祈禱的回答、靈性的卓見、生活上的改變及夢。如摩羅乃在一千五百年前說的：「我要告訴你們一位奇蹟的神……誰要說耶穌基督沒有行許多大奇蹟？還有許多大奇蹟曾由他使徒們的手行過。」

「如果那時會行過奇蹟，為何神已不再是一位奇蹟之神，然而仍是一位不變之神呢？我告訴你們，他是不會改變的；如果會改變，他就不成其為神了；他仍然是神，而且是一位奇蹟之神。」（摩門書 9:11, 18—19）

如今的大部份奇蹟，是在個人身上發生，保持在個人內心或家庭中，或者只與少數了解的密切朋友分享。不過有時候，情況適宜時，他們也在禁食見證聚會中分享，作為感恩的表達。

幾乎每一次見證聚會中有這樣的情形。這樣的故事集合在一起，成為今日教會中在奇蹟方面的深刻印象。實在的，現

# 今日

## 的奇蹟

聖徒們每月見證聚會中報告

彭利傑

在世上的聖徒門中，靈性經驗已是很普通的；只有那些「已在不信中衰落，離開了正道，並且不認識他們應當信賴的神」的人才得不到這類祝福。（摩門書 9:20）

我們所聽到的這些奇蹟增強我們的信心；它們一再對我們作證，上帝愛我們，他關心我們，在必要時他會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

所說的最普遍的奇蹟，可能就是靈感，一位年輕弟兄最近見證，靈感如何祝福了他的家人：「我和爸爸與祖父，往黃石公園旅行，回途中，在某加油站停車加油，也順便伸伸腿。祖父相當老了，視力不大好，他走進油站屋裡，出來時，朝一扇大玻璃門直走過來，他以為門是開着的，他的右臂被玻璃碎片深深割了一道口，我們急忙送他去醫院時，我竭力為他止血。」

「我們到醫院後，爸爸要我問護士，附近有否摩門長老，他是想有人協助他給



祖父祈禱祝福。護士回答她不認識任何摩門時，有一個人停步說：「我是個大祭司，我能幫你呢。」

「他和爸爸一同給祖父祈禱祝福後，就預備離去。我請他留步，並且說，『希望沒有因為我們而錯過你在此會見的某人。』」

「『沒有，』他說，『我不認識這兒

的任何人。』」

「『那麼，你剛才為甚麼來的呢？』」

「『我駕車經過附近，忽然覺得這兒有人需要我。』」

一位祭司說：「昨天我在外面修理汽車，忽然間似乎有聲音對我說，『趕快離開這車斗下面！』我立即爬出來，不到一秒鐘，整架車從我設立的支架上跌下來。我若仍在下面，必被壓死無疑。我衷心感激天父時刻在照顧着我。」

最後：「我知道這間教會是真實的，我知道耶穌基督是活着的；我知道上帝是活着的，他愛我們；我知道斯密約瑟是一位先知。我知道這些事實，並非因為我想知道，而是神啟示我這些是屬實的。」

與靈感的奇蹟類似的，就是常見的，某人藉神靈而對福音的某原則有新的瞭解與卓見。猶他州一位姐妹，她的兒子患上癌症，她作見證說：「我們為小兒湯姆士所作之一切努力，幫助我瞭解到甚麼是信心，我因此認識信心並非只是你所感覺的，而是你藉以活着的。感激天父幫助我獲得這項瞭解。」

就像這位姐妹在人生難過之際得到靈的影响，還有許多聖徒們也在祈禱回答中得到主的幫助。

一位母親回憶她那八個月大的兒子前

月的一次恐怖意外事件。他在浴室中玩，忽然「大聲驚叫，我奔入浴室，眼見的是一副恐怖景象，他滑倒，頭部撞在浴盆上，一大片又青又黑，漸漸腫起。」

「我想，當時我幾乎驚慌失措。我一把抱起羅尼到我們的睡房，讓他躺在牀上。我想到的唯一件事是祈禱。於是，我跪在牀邊，還沒有說出幾個字，心中便已有了平安鎮定的感覺。」

「我作完禱告時，羅尼的頭部已回復正常，幾乎大部份青黑的顏色，都已消

失。」

主也利用其他的奇妙方式來回答我們的祈禱。例如，有時候，他似乎為我們的好處而竄改，我們的環境與情況，有一姐妹在見證聚會上說：

「我們早知道，當我們準備讓羅傑去傳道時，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才能有錢供應他。可是，當我們坐下來，詳細計稱一下時，才發現有些必需品也會因此短缺。我們很擔心，為此祈禱，唯有信賴神而讓羅傑出發；但是我們不知道如何能



辦得到。」

「我在羅傑臨行前一天，我丈夫的上司叫他去辦公室，說他們給他加薪，立刻實行。他將所加數目寫在一小張紙上，遞給我丈夫。恰恰是那個數目，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的，恰好是羅傑傳道所需的費用。」

天父也以其他方式幫助我們。耶穌說：

「治病是復興教會中非常真實之事。常有人在禁食見證聚會中為此作證。」

一位老年紀的人說：「我從前有很嚴重的氣喘病，走不了幾步路，就透不過氣來。幾個月前，他們召喚我做聖殿中的聖合人，我非常擔心，因為我知道，聖殿中一定要行上許多梯級的，我就是做不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遣派我這項職務時，他們也祝福我的健康能使我做這件工作。弟兄姐妹們，這項祝福應驗了。我不僅在聖殿中蒙福；昨天，我還打了四個回合網球，一點也不覺累，而且打贏了！」

主也藉奇蹟方式予聖徒們信息及慰藉的。例如，一位因丈夫太專橫而婚姻觸礁的姐妹，說她的一個夢如何幫助她解決她的惡感。「一位和藹溫文的婦人來見我，叫我忍耐且有愛心，因為阿諾原本是個好人，他一定會改變的。一連幾天有這個

夢，盤繞在我腦海中，我不知道這個婦人是誰，她怎麼可以對我說這樣的話，不久之後，某一天，我們收到等待已久的阿諾的先人的照片，是我們為家譜工作而請求對方寄來的。其中一張是阿諾的母親。他從來沒有真正認識她，因為她在七歲時便去世了。但看來她很深知他。夢中來見我的那位婦人就是他母親。」

就像那個夢一般，有時候，冥幕暫時掀起，教友能與在彼方的親人互通音信。「我祖父在與祖母結婚五十七年後死去。他死後不久，我去探訪祖母時，說，『祖母，祖父常來看您嗎？』

「她面孔上顯出詫異的表情，問，『你怎知道的。』她告訴我，祖父常來看她，並且告訴我兩天前的一件事。那天，她作完禱告，躺在床上思想時，祖父出現在她的床尾。『請帶我同去，』她告訴他。」

「他搖搖頭，憂傷的微笑，回答說，『寶珠，時間還未到。』再說了幾句話，便離去了。」

「之後不久，可能是時間已到，我們最後一次送祖母去醫院。她逝世，我們也許傷心；可是，她是那麼急於想去見她的愛侶時，我們怎可以再挽留她哩。」

悔改也是一個奇蹟，因為救主的贖罪

而得實現。一個年輕人作此見證：「我想  
到我令我父母與我自己所受的一切痛苦，  
而沒想到罪並不帶來快樂。高中畢業後，  
我搬離家中出去住，開始抽煙喝酒，也吃  
一點迷幻藥，我自以為過得很高興，現在  
我才知道那是何等的不幸。」

「有一天，我開始想，『假如父母現  
在看到我，他們會怎麼樣？』」

「那時候，我才開始將生活掉轉方  
向。我發現自己在外面住，並沒找到快  
樂。如果不是有幾位好朋友與一位諒解的  
主教，及聖靈的幫助，我決無可能做到。  
靠着他們的幫助，我悔改了。現在我才知  
道我曾經是多麼的不快樂，我見證悔改與  
正義的生活可帶來快樂。我從親身的經驗  
中得知，只要我們求主，主隨時在那兒幫  
助我們改變生活。」

我們的教會確實是奇蹟的教會。每個  
月的禁食見證聚會中，我們都見到奇蹟的  
證明，使我們的信心因其他聖徒的靈性經  
驗而增強了。之外，還有數不清的經驗是  
保存在個人內心中。（闡加 2：19）

「我所愛的弟兄們是否因為基督已昇  
天，奇蹟已停止了嗎？」摩門曾經問道，  
然後他自己回答這問題：「我告訴你們，不；  
因為那是藉着信心纔行奇蹟；所以，如果  
這些事已停止了，人類兒女就有禍了，因  
為那是由於不相信，而一切也都落了空。」

「但是我所愛的弟兄們，我判斷你們  
好的事情，因為我判斷，由於你們的溫  
順，你們具有對基督的信心。」（摩羅乃

書7：27，37，39。）

救主曾說：「藉着他們的果子，你將  
會認識他們。」70年代的末世聖徒——及  
每一個年代的——都有信心的果子：奇  
蹟，整個教會每月的見證聚會中的靈性經  
驗。實實在在的，正如父曾在末世時代向  
我們啟示：

「那些立足在錫安土地上，曾遵守我  
福音的人們是蒙祝福的；因為他們將……  
被獎賞以來自上方的祝福，是的，就是以  
不小的誠命以及合於他們時機的啟示——  
以及（這似乎很清楚）藉着那些『在我面  
前忠信及勤奮的人們』的信心及需要而賜  
下奇蹟。（教約59：3—4）



# 禁食一

## 快樂的恩賜

孔波頓雪莉

**禁** 食不是我所能遵守的最容易的一項福音原則，但是一年前，我下定決心要回復正常的禁食的生活方式。於是，我也研究一下，如何可使我的禁食更有意義：更蒙主悅納，更有力擴張我的靈性。

禁食星期日來臨。我打算從星期六下午開始禁食，直到星期日下午禁食見證聚會之後，可是，星期六晚上我出席某聚會，餅點招待。我改變計劃，從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晚上。

第二天早上，在匆匆忙忙餵飽三個女兒？準備好去主日學之間，我忽然發覺自己在舐手指上滴下的蜜糖，把麵包碎屑塞入自己的嘴巴。我一旦發現自己在做甚麼時，覺得心灰意冷，於是放棄了那天的禁食。

我心裡想等那星期稍後的日子，我再禁食，彌補失敗的那次，可是，一星期過去，一個月過去，我沒有達到目標。禁食主日又來臨。

這一次，情形不同。甘賓塞會長要求全體教友為惡劣的氣候禁食祈禱。有些地

區嚴寒與大雪，另一些地區乾旱無雨。我想到自己是聯同數以萬計的人做神的先知所要求做的事時，就有種靈感的感覺，促使我成功了。

雖然我在二十四小時中不飲不食，但沒有真正滿足自己的努力。那一天跟其他大多數星期日沒甚麼不同，我覺得，如果禁食是重要的，應該有所不同。我知道這是很重要的，大概是我沒做得對。

我決定研究有關這原則的經文，再實行禁食。

此外，為着補助經文研讀，我也閱讀一些近代先知所予有關禁食的指示。這些文字中都清楚說，適當的禁食方式，是連續兩餐不飲不食，出席禁食見證聚會，交付大方的禁食捐獻。

既有這些資料，加上堅持正確去做的決心，我就準備試驗一下我所讀到的話。我知道禁食律法，我也知道我能夠遵守此律法的字面意義；不過，是這項律法的精神才能真正改變我們的生活。我決定集中下列五項，努力獲得禁食的精神：

1. 愛神與愛人類同胞的精神：這兩項最重要的目標，需要經常的努力與注意。

有些時候，有一些人，我不僅很難愛他們，甚至想要愛他們也是困難的。當我想到愛神時，我不禁覺得甚至在這時候我的最大的愛也是軟弱的不充實的愛。

2. 犧牲與服務的精神：禁食捐獻是這種精神的一項表記。另一項是願意與別人

分享我的見證。我必須勤勉的尋找機會，與別人分享我所得的豐盛祝福，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甚至未了解何謂真正的犧牲。

3. 弟兄情誼及與聖徒友善的精神：當我禁食時，想到是與教會全體教友共享此機會，令我內心有種快樂的感覺，我們從團結一致中可獲力量。

4. 與神交通的靈性：每個月有一天，我有機會放下一切俗事（除了我的三個孩子，她們還不能充份支持我在這方面的努力），以「單純的意願」在神的面前純潔我的心身。

5. 自我控制的精神：對於我，實行禁食之意願是謙卑的象徵，我將自己的意旨順從神的意旨，決心增強我的靈性力量與身體自制，悔改我想做或正在做主不要我做的事。

腦子中存着這一切，我開始禁食。第一次，我禁食祈求能克服常困擾我的某種誘惑，結果真是奇蹟，我不僅能抗拒該項誘惑，它也不再誘惑了！我不僅抗拒了罪，也不再想犯罪了。我也立即蒙得了祝福。

我決定爲了我的成長，不久將來再禁食，不必等一個月。這一次，我禁食祈求一項難以達成的決定。這件事的正反兩方面都差不多，令我困惑了好幾星期。禁食祈禱後，我突然知道應該怎麼作，再沒有懷疑過是否是最好的選擇。

禁食之後，我非常警覺於吃進口的食

物。對於我，我的身體似乎更神聖了，我不吃進任何不潔或不需要的東西。禁食幾乎能夠幫助我們想到甚麼食物真正有益於我們，甚麼東西真正污染我們的身體組織。

我也似乎能更清楚更精明的想事情，當我去聖殿時，使我能更集中於單一的目的。雖然禁食時候，覺得身體有點軟弱，但事後似乎能做更多事而有更大的毅力。

對於丈夫與兒女，我也更溫順，更愛他們。似乎在聖餐聚會中我更常哭，爲的是更感激神。我肯定那些聚會並沒改變，却是我自己改變了，更富感情而更易接受靈性。

禁食的結果，我所得的另一項祝福，是更有能力認識邪惡的影響與誘惑——不用想便立即驅走它們。

當我再次努力按照主要我行的方式去禁食時，我發現了一些實際有助的辦法，列舉如下：

1. 全家一齊禁食：從聖職榜樣與彼此支持中獲得力量，還不够年齡禁飲禁食的人，仍然可以參與禁食的精神：祈禱，學習經文故事，唱詩，計算恩典，計劃別人服務。

2. 計劃特別的服務或犧牲：時常交付慷慨的禁食捐獻，尋求主要我們爲別人服務的機會與靈感。

3. 計劃好一切：以便只需最少的體力活動，對於我，意思就是預先計劃好孩子

們穿甚麼吃甚麼。我也在星期六開始禁食之前，為孩子們準備一些適合在星期日玩的遊戲。

4. 小心的準備：免得我的神經緊張，採納足夠寬裕的時間，為去教堂作準備，免得手忙腳亂。

5. 計劃充份的時間作熱烈的祈禱：這對於我尤其困難，因為我們的三個小女兒一直要參與一切的事情。有時候，我們能够全家一同祈禱；有時候，孩子們睡覺或午睡時，我們夫婦倆一同禱告；有時候，我倆之中一個人看顧孩子，另一個獨自祈禱，我個人熱切祈禱的最好時間是半夜。

6. 為某一特別目的或祝福而禁食祈禱：可能是個人之某一行需要，家庭的困難，別人的祝福，或關於整個國家或教會的一件事，例如為改變氣候而禁食。

7. 悔改罪：尋求改變的力量及何如改變的靈感。尋求改過自新的方式及獲得冒犯者的寬恕。

8. 閱讀、研究與思考經文：努力了解還未透澈了解的深意，藉丈夫之助而回答我的問題。就某一題目選讀短文，也連續的閱讀。設法教導兒女認識而愛經文。

9. 讚美神：表示感激祂的祝福。唱讚美詩。樂享與神的關係。為祂及祂對人類的好處作見證。

10. 避免社交衝突與紛亂：星期六晚上的婚宴，宴會，晚餐會，運動及星期日晚宴等，對禁食與靈性交通毫無貢獻。

11. 在日記中記錄下我的經驗：包括讚美神，我悔改的甚麼與改過的計劃，我讀經文的心得，我計劃做的服務工作，我每月禁食的目的，及我的見證。如果我們經常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事情，能夠成為增強我們的見證的工具，提供改過的動機與方向，感應我們的兒女及後代子孫。我們生活中的奇蹟，很快的在回憶中演變；可是，日記可將它們清楚的帶回來，使我們渴求永生，不斷的奇蹟的生命。

雖然我的禁食仍然不是十全十美能稱為「喜樂與祈禱」，但我覺得比一年前更接近理想。我十分感激我能知道上帝是活着的，我們都是祂的子女，祂要我們有快樂。現在，我已確信禁食是快樂的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它是我們努力消除我們的弱點，堅強我們的才能，達到完全以便能再與天父同在的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感激天父訓諭使我知道，禁食是一項有力的工具，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回去祂面前的道路。

# 教會的生命血液

甘賓塞會長



(編者按)當甘會長是十二使徒議會之一員時，某次，他對一羣傳教士講話，談到作見證的重要性時說：

「現在，作見證並非甚麼奇怪異常只有我們才做的事。這是教會的基本部份……我仍記得當我只是兒童會及兒童主日學的一個孩子時作見證的事。那是根本的，重要的。……有些人批評小孩子作見

證是兒戲，因為他們根本不懇甚麼。他們的知識雖然有限，但他們有感覺。見證就是感覺，不只是事實的積合。見證發自內心，所以成為根本部份……在世界各地的教會中，我們都有見證。當我們召集許多傳道部會長時，我們作見證；無論在何地，少數教友聚集時，他們正式或非正式地作見證。



「我們十二使徒在總部時也作見證。我自從擔任十二使徒議會一員十八年半以來，我們每一季舉行一次正式的見證聚會。那一天清早，我們十二個人，或者是當時未遠離總部的幾個人……在聖殿四樓集合，那裡有一間房，房中有十二隻皮座椅。那些座椅很古老，至少五十多年來許多使徒們坐過。皮面已殘舊，不過坐着仍然是舒服的。座椅排成馬蹄形，議會的書記也在場。斯密會長坐在一端，挨次序下去，資歷最淺的坐在另一端。我們唱聖詩，李海樂弟兄彈琴，或者是他指揮而我彈琴。房中有一具腳踏的小風琴。我們熱烈渴切的新禱，求神的靈與我們同在。然後，我們聽書記讀上一次聚會的詳細記錄，差不多要讀十五到二十分鐘……（它是）非常激動人的。我們再次聽弟兄們在三個月前作的見證。

「然後，斯密會長（當時的十二使徒議會會長）通常是站起來，手中捧着為我們掀開的經典。我常常想，這就像主當年對在以馬忤斯途中的兩個人……」

「我們是禁食的。其中兩人主理聖餐，我們傳遞給大家。然後就開始作見證。我們十二個人，聚集三四小時，互相作見證。我告訴你們，是要你們知道作見證是基礎，是教會的一個重要項目。如果十二使徒也需要作見證，表達他們對主的感恩，那麼，傳教士也需要作見證，支持、

振奮及感應他們，使他們的火繼續燃燒。我們再唱聖詩，再祈禱。然後回去我們經常的工作。

「每六個月一次？我們還有另一個見證聚會。就是在總會大會之前的星期四，所有總會當局領袖都出席……在聖殿中總會長團與十二使徒議會的室中。上端有張椅子，是總會長坐的。除了主的先知之外，誰也不能坐那張椅子。即使他不在場，由他的副會長主持，他們也只坐在他們自己的座位上。……

「兩位弟兄主理聖餐（我們都是禁食的），通常是兩位使徒。然後我們作見證。總祝福教長，總主教團中一人，七十員中一人，使徒助理中一人，一位或多位使徒，總會長團全體，先後作見證。在這所有見證之上，再冠以主的先知的見證，真是一番光榮的經驗。聽他站在那兒說，『我知道這是真實的。我知道主回答我們。祂將祂的旨意啟示給我們。』我告訴你們，那真是難忘的經驗。

「我對你們說這些，使你們別以為作見證是一件小事情，或者只是在傳道區中有的事情。這是教會中的一個項目，是極有力的………是教會及此組織的生命血液。」（柏林精神（The Berlin Spirit）1962年1月）

(傳) 教士課程並不常是勸服人的。

例如，在羅德生的情況中，是由於很長時間中的許多簡單的善行，使他認真的考慮要成為一個末世聖徒。羅德生是1856年中出生挪威。當他十四歲時，他的舅父從耶穌基督末世聖徒美國猶他州回挪威去傳道。舅父教福音與羅德生的父母及家人，他們都受洗了，但羅德生沒有。他曾受本國的宗教教育，當家人都加入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之後，他非常不高興。下面的選摘，是摘自他後來所寫的日

記。這部記錄現珍藏在教會的歷史儲藏石庫中。記事中述及他在大約十六歲時，如何準備接受福音的經歷。我們修改了文法與拼音方面的小量錯誤，刪去與他歸信無關的記載，以使整篇文字讀起來更流利順暢。)

1870年，我母親的弟弟安得遜孟斯，來我們家裏。他是一個傳教士。他帶來幾個本地長老，他們在我們家中舉行聚會，意思就是父親與母親已歸信了教會。之後不久，他們決定移民去猶他州。但是我沒

## 羅德生的歸信

艾雲戈登撰寫



有，我是要去巴生學校，接受我對聖經了解程度的測驗。長老們的指出所解釋引述的經文的錯誤之處。於是他們非但沒有勸服我歸信，反而使我更對摩門教義起反感。

我的父母賣去房屋產業，移民去猶他州，但我非常反感，不願跟他們去。當他們見我不肯去時，就提出許多許多誘導。可是，反而增加了我不去的決心。當時我沒想到的是住宅已賣出去，我沒有地方可以棲身。買下房子的人已遷入，我們最後一晚只好在隣家借宿。我終於同意跟家人一起離去，不過最遠只到九十哩外的首都奧斯陸。於是，就在1872年6月18日，我們離開了家去猶他州。

當時我們一家六口——父、母，十七歲的姐姐愛格列，十五歲的我，十二歲的弟弟馬忤斯，八歲小妹妹克里絲汀。一個人趕着一架馬車來，將我們的載盛食物、衣着、舖蓋的三大件行李搬上去。行李大而重，我們只好步行，當時在挪威，步行不是新鮮事。我們走了七英哩，來到一個叫佐撒的內陸湖邊。我們在那兒乘搭一艘小汽艇，航行了大約四十五哩，到達一個叫爾德維的地方。挪威國的憲法就是在那兒制定的。我見到生平從未見過的火車，搞不懂那些大箱子是怎樣連接在一起的。我們乘火車，不久便到達首都。

我應該畧述一下在首都發生的事情。你們記得我說過那是我答應與家人同去的最遠的地方。從火車站，人們帶我們往奧

斯德街二十七號，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在挪威的傳道部。我們到那兒時，他們在大廳中舉行聚會。我的父母要我進去參加聚會，但我不肯去。你們記得前面我說過，我對末世聖徒非常反感。那兒有一個婦人，見我不肯進去時，便說：「如果是我的兒子，我就要打到他皮開血流。」我聽見她說的話，以為他們追不到我，因為我跑得很快。

他們怎麼使我再走遠一點呢。他們記得我離開家鄉時說的話。姐姐愛格利也曾說過，如果我不去，她就不走。爸爸往帽店，替我和馬忤斯各買了一頂棕色的便帽，交給我們，他沒說一句話，不過樣子看起來很憂傷。當我看見父母傷心的樣子，便想起聖經中的話，「當孝順父母，好使你在主你的神賜給你的地上活得長久。」於是，我答應一同去，他們高興了。我永遠沒有後悔。

一兩天後，我們乘小汽艇到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因為我不是教友，我不像旁人一般高興而且會唱聖詩。但是我耳聞眼見，知道他們都很快樂。我記得其中一首聖詩：「噢、巴比倫，啊，巴比倫，我們遠離你；我們到以法蓮山安居享太平。」當然，那是我們仍在挪威的時候。我們整夜在汽艇上夜航，第二天到達哥本哈根。船上很擠，根本不能躺下；我爬到一些小麥袋頂，躺下來睡覺。當我在上面睡覺時，我父母與其他一些人幾乎瘋狂，他們四處找我找不到，最後只得放棄再尋找。

他們知道我原本不想去。他們雖然沒說，我也看得出來，當我睡醒從上面下來時，他們以為我根本離船登岸了。後來有人告訴他們，看見了我，我安然無恙，他們非常高興。但他們在未親眼看到我之前，還是不相信。假如我從未給過人快樂，那一次却給了。

我們到達丹麥的哥本哈根，在那兒等待，直到有約三百個人一同去猶他。生前曾任郭禱伯會長的副會長藍德安東，率領這個團體往猶他州。我們渡過北海到英國的荷爾去，啟航前，天氣非常好，聖徒們高唱聖詩。有些人還跳舞。不久，如山高的波浪洶湧。有些人奔到船邊嘔吐。啊，他們不是餵魚嗎！我笑他們，奇怪他們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你們，我沒有笑多久，就輪到自己。我們平安到達荷爾，再從那兒乘火車往利物浦，車行約八小時。我們再從那兒乘內華達號朝北美洲紐約出發。

橫渡大西洋，經過十四日久。途中經過風浪大的一些水域，我一直暈船。我們平安到達紐約市。又從那兒乘火車去猶他州。途經四日，方才於1872年7月17日傍晚，到達鹽湖城，車未到站之前，移民團長藍德安東便告訴我們，我們到達火車站時，便有朋友或親戚來接，有些人會帶我們暫時住到他們家中去。不過，他又說，「別立刻跟他們走，因為你們還要出席一次宴會。所以，反過來，你們帶他們一同去出席宴會。」

那時大約晚上十時，我不知道那座大廈叫做甚麼，但是大到可以容納我們都坐下來。我記得我們一共約有三百個人，都進屋裏去了，只有我未進去，因為我以為我不屬於那兒。我知道我不是末世聖徒，但其他的人都是。前面我已說過，我非常反感；可是，藍德弟兄出來，看見我站得遠遠的，便走過來問我父母在那兒。我說他們都進去了，但我不屬於此。他於是手牽着我走到門邊，用丹麥話對我說，「請進去，你是受歡迎的。」於是，我就進去了。我告訴你，那是我生平最佳的晚餐，有各種各樣好吃的東西。晚餐完畢，已近午夜；但是餐桌上仍然擺設着，上面堆滿各種好食物。我們可以儘量吃。我吃了個飽。我是等於早餐連晚餐一塊兒吃了。然後，我們就要想法子，在這陌生地方，不同言語的國家，如何謀生。我們聽別人說話，但不懂他們的意思。後來，有人來用丹麥語對我們說話，叫我們跟他走。他帶我們到舊的什一院子，那兒堆着我們的衣箱什物，還有一點食物。我們就在那兒過了第二夜。

白天時，我想去走走，看看鹽湖城的景色。那時是夏天，六月的蘋果已熟，有些蘋果看來很好吃。我不會說，也不能不問自取，那就等於偷錢一般。我瞧見一雙紅蘋果，落在籬笆邊，於是蹲下拾起來，回來就走。走了沒幾步，有一個人叫，「喂，停步！」我以為他說挪威話，因為眼

挪威話「停步」一樣。於是，我停下脚步。

可是，他走到屋子後面去。於是我又走。他回頭瞧我，又叫「停步！」我害怕極了，因為我未經詢問就拾了一隻蘋果。我以為他要去拿一條鞭子來打我一頓，我正在想，如果是在挪威，我會得到怎樣的責罰。可是，這個人非但沒有罰我，反而拿着一頂帽子，裏面盛滿紅蘋果。我走向柵欄邊，他給我一個蘋果，再給我一個，再給我一個，我兩雙手都拿不下了。他說了幾句我聽不懂的英文。但是他作手勢，要我把蘋果放在口袋裏。我的外衣有很大的口袋。他把帽子裏所有的蘋果都給了我。

這件事給我留下永世難忘的印象。我不問自取一隻蘋果，他沒有責打我，反而給了我許多蘋果。前面我已說過，我對末世聖徒反感。但是，現在坦白說，這件事加上前一晚歡迎我進去晚宴，反感已經消失了。這似乎比口講的道理更好。好行為比好話更中聽。

我回到舊的什一院子，見到父母和姐姐弟弟妹妹。當然我很快樂，因為我有蘋果送給他們吃。他們問我何處得來，他們知道我沒有錢，不可能是買的。他們就說，「你一定是偷來的。」我說，「城裏

一個人給我的。」他們說，猶他州的人比挪威人更好。我也覺得是這樣。

我舅父說過，我們必須去李海鎮他家裏。那晚，有個漁人要經過李海，說可以帶兩個人。於是母親和馬忤斯跟他去了。以為，另有人來帶我們去。火車不通李海鎮，因為路軌只鋪設到山口而已。於是，剩下我們幾人，再在院子裏留宿一夜。次日，整天沒有人來。再下一天，1872年7月20日，有位名叫彼得生的先生，從李海駕着一輛新篷車來載我們去。我們非常高興。那一天到達沙地鎮留宿，第二天，1872年7月21日，星期日上午，我們到達李海鎮。

現在我要談談1872年7月21日星期日。我剛才說，我們在沙地鎮那邊度過一夜。第二天早晨天氣很好，我們要吃點東西才能啟程。我們一共五個人，只有點麥麵包。不遠處有家農舍，我們的駕駛人彼得生便走過去，看是否可討點牛奶來送麵包下肚。他一會兒就回來了，跟着一位婦人，提着一桶香噴噴的牛奶。那是我第一次露宿，第一次有甜牛奶送麥包。我永遠忘不了那可口滋味，我真是非常快樂。那位婦人多麼好心，竟送來一桶甜牛奶！我不知道她是否一個末世聖徒。但是我以為，那時在猶他州的人都是末世聖徒。所

以我想她也是。那是又一步，使我對末世聖徒逐漸產生好感。

大約十一點鐘，我們到達舅父安德生家。安德生姐妹奔出來迎接我們，逐個擁抱我們，親吻其餘的人。輪到我時，我因為不習慣，不知道怎麼辦，但我也沒有轉身跑開。許多隣家小孩子與老年人走出來，圍着我們，跟我們逐個握手。我想大概是表示歡迎我們，因為我不懂一個英文字。有些孩子上主日學去的，一會兒也回來了。他們也歡迎我們，吻我們，這時我比較習慣了。他們確實使我們有回到了家的感覺。

還有另一件忽然發生的事，助我有慕道之想。那時候，許多種果子成熟，如草莓、蘋果等。凡見過安德生姐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位何等和藹而大方的女士。她說，「去吧！隨便吃吧！」如果不是因為她的大方善良，我簡直不會相信那是她真心話。但她確實是叫我們隨自己高興的去享用。那跟挪威的情形不同。令我更進一步預備加入教會。

那時候，我還沒有時間去想如何在人地生疏言語不通的地方去謀生。星期五，1872年7月26日上午，有一個人來安德生家，他說他需要一個少年幫助在田裏做活。他名字叫彼達生。我的工錢是每月八

元，我在那兒工作了二十個月。我要講在那兒發生的一件事。習慣上，每逢有新人來，都要重新受洗。於是，彼達生的太太凱琳告訴我，「今天有洗禮儀式，你要將馬車套好，載這些人去受洗。你自己也要受洗。我告訴她，我樂於載他們去，但我自己還未準備受洗。」

那年冬天，我開始上學，以便學點英語，我也跟舅父的表兄弟一道去主日學。那時候，主日學教師是彭依夏。主日學時他們是輪流，讀聖經。輪到我時，彭弟兄立刻代替我讀，一停也不停。雖然我聽不懂，但我很高興去主日學。後來，彭姐妹生病，1873年2月7日逝世，就結束了我的學習生活。但我學得差不多了，可以進三年級。

那時候，我已經在學習福音，便試試禱告。我知道耶穌曾回答尼哥底母，是記錄在約翰福音第三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於是，在1873年8月30日在李海鎮，由舅舅安德生為我施洗，羅斯按手證實我為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

# 沒有什麼分別

貝麗芭芭拉



1975年1月11日下午一點半，我去我家附近的一間雜貨店買東西，正在行人道上走時，一架速度約每小時四十哩的車失去控制，將我撞到一根電話桿上。當時剛好有個警察就在附近，他立即用無線電求救。並想幫忙急救，但我的腿嚴重受傷，他想施止血法的部位，根本沒有腿了。

當我到達醫院時，即已被列入死亡名

單；但醫生不肯放棄，盡全力挽救我。主教給我美好的祝福之後，我被推入手術室。醫生說我的腿必須割去，但一位在出事地點查案的政府辦事人員，找到一塊四吋長的腿，立刻火急的送來醫院。這塊腿骨被送入手術室時，他們就決定不割腿。雖然我後來仍然失去了它，但留下的六至七吋長的那段殘肢，當時假如立即割腿却是

留不下來。

意外事件後，朋友與親戚都幫我們不少忙。支會的教友更是熱心，使我在住院的幾個月中，我的父母能分別陪伴着我。他們送食物來，照顧幫忙我們，表現出他們的愛心與關懷。

我記憶中對女青年的第一件事，就是年輕教友邀請下一年够年齡參加協進會的男女少年們，出席他們的休會聯歡會。他們邀請我時，我真是吃一驚，因為那時我大部份時間仍然在醫院中，只有在兩次手術之間的時候回家住幾天。而且我是坐輪椅的。他們說沒有關係，於是許多人幫忙我，我就去了。他們真好！

當我們開始出席協進會時，雖然大部份時間我仍在醫院中，但被召喚為蜂巢班的第二副會長。那一年，班友們對我的幫忙很大。我特別記得，有一次在主教的別墅舉行聚會，我不能去，她們却用錄音機將他們聚會情形錄下音帶。送到醫院裏來，我們一塊兒聽。

出院後，我須用兩支拐杖行走。支聯會的蜂巢顧問要我參加「萍果種子」話劇的演出。他們使我深深感到愛護與接納。

經過三十四次手術，受苦九個月，挽救腿部的努力失敗。醫生說我的腿必須要割。靠着父母與天父的幫助，我決定接受割腿的手術。那是1975年9月24日，我只有十二歲。當我的班友們知道，都安慰我說，「噢，那不會有甚麼分別的！」

當我在醫學院接受第三十五次最後一

次手術時，班友們常常滿面笑容的來探訪我，將課程轉述給我聽，盡量令我高興。她們也打電話給我，我雖不能出席聚會，但她們隨時使我參與她們的一切計劃。這樣子，我知道我所錯過的一切樂趣，令我覺得我必須趕快好起來，回去她們之中。

大約五個月後，分會舉行一次兩百週年（美國獨立）春季演唱會。我們這班蒙邀參加，當然我也在內。那時候，我已裝上義腿。全班人都幫忙，令我在台上看起來不錯。大家從前台梯級走來時，都一步踏一級，使我不致因慢而被注意到，反而看起來都讓我知道，要求我做甚麼事時，不必猶豫；因此我學習到，只要我肯試，我可以做到任何人能做的事情。

暑假期中，我問班上一位女同學，可否再教我踏單車。她教了，我摔倒六次，每次都笑哈哈的再起來，我終能騎腳踏車，真開心。

去年的休會同樂會是游泳活動。我不願意去，但是我母親和朋友們都叫我去，至少去看看。我到達時，每一個人都玩得很高興。我禁不起她們的勸誘；於是打電話請媽媽送我的游泳衣來。我除去義腳，穿上泳衣，她們抱我入池中。我玩得很高興。大家都很諒解，令我不用為少去一條腳而害羞。

今年，我蒙召為蜂巢第二班的會長，但願我能盡責幫助別人，像別人幫助了我一般。

